



「戏往何处去」



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毛时安曾说：“戏剧是演给人看的，没有观众，再好的戏也只是封存在档案里的符号。”然而，走进当下的剧场，常常看见台下白发苍苍一片。年轻人为什么不走进剧场？当古老的声腔、唱词的韵味在喧嚣时代中不断被切割，我们既深度怀疑戏剧的未来，也在剧场中一次次重新遇见它。戏剧未来，路在何方？要作答这一新时代之问，不妨先厘清三个思路：

守正与创新何以并重？当下，许多演出剧目之所以跳不出孤芳自赏的窠臼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演员年龄层偏大、剧本仍显老套。要推动传统戏剧弦歌不辍，成为永不凋零的“繁花”，既要保留原汁原味的文化底蕴，又要贴合当下的审美特质。

严旻操透露：“很多老先生写的剧本多是停留在劝人为善、才子佳人等传统题材上，但现在的比赛和观众需要的是能反映当下、弘扬新风的作品。”近年来，他不断尝试打破剧种的边界。去年，一部原创多剧种实验戏曲《白蛇新传》作为“浙里有戏”精品剧目送戏下乡，惊艳了无数观众。该剧巧妙地将话剧、桐乡花鼓戏、越剧、皮影戏、舞剧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。

“要想让年轻人走进传统文化，必须要让传统文化跟今天的思想融合起来。”严旻操说。当剧中的“小青”喊出“不要恋爱脑”“两个女人也可以一起生活”这样极具现代感的台词时，这个流传千年的古老故事，便真正走进了当代年轻人的内心。

传承与传播何以并进？戏剧要复兴，关键要形成“破圈效应”，与现代媒介、前沿科技、新兴业态深度融合，在跨界碰撞中重塑表达方式，才能赢得新观众青睐。

乌镇戏剧节，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样本。这里，戏剧与国际对话，让国际化、脸谱化成为独特的江南记忆；这里，戏剧与数字技术碰撞，让VR、全息影像为古老唱腔注入未来感；这里，戏剧与旅游联姻，让看戏成为旅行的一部分。这样的跨界融合，实现了传统戏剧从“高台教化”到“生活美学”的转变。乌镇景区工作人员介绍，每年戏剧节期间游客超过30万人次。

在2025长三角顾锡东戏曲艺术周上，茅威涛等众多戏曲名家相聚西塘，十余个经典剧种在亭台楼阁间沉浸式演出。这场长三角戏曲与西塘文旅的深度交融，也令全国戏迷与游客沉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可见，传统戏曲也可以摆脱苍老、陈旧，让人觉得颇为久远的形象，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一样，在不同的历史年轮中，雕刻出独属于这个时代艺术影像。

土壤与人才何以兼得？戏剧的传承，归根结底是人的传承。同一出戏，不同人演绎，韵致也全然不同。这正是人的创造力所赋予的魂魄。也正因此，戏剧人才成熟漫长，讲究师徒传承、口传心授。

然而当下，“艺随人走”的隐忧道尽了戏剧传承的紧迫性，若要人才生生不息，就必须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丰沃的土壤。这土壤，既要有制度保障，也要有实践舞台。

在严旻操看来：“嘉兴的戏剧发展要依靠群众戏剧，包括如今的小孩子培养，也是一条路通往专业院团，另一条路通向群众戏剧。”吕建华则表示：“要呵护年轻人。制度上，需持续完善人才孵化机制，保障演员的待遇、编制等基础条件，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；实践中，更要组织同台展演、交流切磋的活动，让人才在历练中成长，在舞台上闪光。”

长期以来，海宁越剧团都在做一件“慢工出细活”的事：以老带新、口传心授。上世纪80年代，张学芬、宓永仙、费超芬等18名青年演员为剧团注入滚烫血液；如今，曾经的龙套演员应科女等接过接力棒，成为剧团的台柱子，并带领新生代施美媛、许诺等相继亮相，一代代传承从未停歇。剧团每年还为海宁各镇街带去百余场惠民演出，既为年轻演员提供了磨练的机会，也将袅袅越韵送至千家万户。

“雨后复斜阳，关山阵阵苍。”推动江南传统戏曲的“复新”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使命。当更多年轻人循着丝竹之声走进剧场，当更多好戏在乡土民间延续传唱，那便是对千年文脉最好的致敬与续写。



图：凌大纶 图片：本报资料库

「戏自水乡来」

学者郭梅在《嘉兴戏曲史话》中写道：“嘉兴，处处是湖、河；嘉兴，处处是文化；嘉兴，处处是戏曲。”水，是嘉兴的骨血，也是戏剧的源头。早在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，先民便以乐舞祭祀，后人视之为嘉兴戏曲的滥觞。

到了南宋，都城临安（今杭州）百业兴旺，瓦舍勾栏林立，演史、唱赚、杂剧、影戏、傀儡等百戏纷呈，“绘革社”（影戏），“绿社”（杂剧）等由传统戏曲艺人自发结成的民间社团也应运而生。而相距不远的嘉兴，顺势成为通俗文艺的重要辐射地。运河汤汤，载着戏韵之风，一路流淌，吹遍了嘉兴的村镇与码头。北方杂剧艺人南下，南戏传入，民间伎艺交汇融合，使嘉兴从一开始便立于戏曲发展的潮头。

元代以后，昆曲、弋阳腔、余姚腔先后在此流行，为本土声腔的诞生埋下伏笔。

本土声腔海盐腔发源于海盐澉浦，是元明之际四大声腔之首，由杨氏世家融汇南北歌调与村坊俚曲精心打磨而成，以“清柔婉折、体局静好”为特色，用中州韵、吴语演唱，鼓、板、笛、箫伴奏，一唱众和，韵味古朴。

元时，海盐腔因《中州音韵》的流行而演变为“官腔”，音乐风格逐渐“典雅、婉丽、清柔婉折”，深得官僚士大夫青睐。而到了明嘉靖至隆庆年间，海盐腔步入鼎盛阶段，流布江浙、京师、江西、福建等地，时人谓之“凡唱南调者，皆曰海盐”。汤显祖盛赞其格调，为其创作《牡丹亭》《邯郸记》等传世之作；魏良辅改革昆山腔，亦从海盐腔中汲取养分，海盐腔堪称后世昆曲的重要先声。

若说海盐腔是嘉兴戏曲的文脉高峰，那么海宁皮影戏便是流淌在民间的活态遗产。这项始于南宋的技艺，源头可追溯至北方中原，后由临安传入海宁，与蚕桑民俗深度融合，被当地人称为“蚕花戏”。海宁皮影戏保留南宋“绘革”遗风，影偶造型古朴，线条圆润。历史上，长安、斜桥、盐官一带戏班林立，清末民初有十余个班社、近百名艺人，农闲时节走村串户，船头岸畔，皆是戏台。

在当时戏曲的百花竞艳之中，要数越剧的篇章最为浓墨重彩。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，这里便是杭嘉湖越剧水路班子的中心与集散地。施银花、王文娟、吕瑞英等名家先后在此登台，寄园、望湖楼等茶馆戏楼弦歌不绝，《梁祝》《红楼梦》等剧目深入人心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嘉兴越剧更迎来了黄金时代。嘉兴下辖七县均有专业越剧团，茅威涛、陈辉玲等名家从桐乡、海宁走出，成为越剧界的中流砥柱。其中，要数嘉兴专区越剧团最为出圈。1958年，随着剧作家顾锡东的加入，该剧团脱胎换骨，相继推出《山花烂漫》《银凤花开》等现代剧目，既开男女合演新风，又让传统焕发新声，让传承落地，创新抽芽。巅峰时期，剧团巡演浙东，所到之处百姓通宵排队购票，盛况空前。

步入当代，嘉兴的戏剧版图开始突破传统边界，在传承中走向国际化、年轻化、全民化。比如始于2013年的乌镇戏剧节，将世界级的戏剧作品引入江南腹地。古老的戏台上上演着先锋实验剧，水岸廊桥间穿梭着即兴表演，戏剧从剧场“破墙而出”，可谓“处处皆景，时时皆戏”，也让世界看见了江南的戏剧力量。

在这一代代传唱与演变中，水乡戏台上的日常，渐渐在这片烟雨江南中生根，成为百姓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底色。

从明清以降，戏班以船为家，沿水系巡演，“老庆升”“大连升”等班社驰名江浙；到清末民初，仅登记在册的水路班子便有六十余副，船台戏、草台戏、茶楼戏相映成趣，构成“村村有戏、人人爱听”的市井盛景。戏，曾是嘉兴人最寻常的消遣，也是他们最深沉的情感寄托。

再到如今，“南湖有戏”把剧场搬进街区公园，秀洲区儿童戏剧展演将优质剧目送到孩子身边。戏台变了，唱腔新了，但那份“戏在身边”的温度从未改变，成为江南生活里最动人的韵律。

# 戏韵醉江南

记者 吴梦诗 戴群 王佳欢

不听说，怎知江南美？江南的水，不仅育稻粱、通舟楫、兴城郭，更滋养出中华戏曲的根脉。戏，是江南人千回百转的表达，也是理解时代的方式。

红船起航地，嘉兴醉江南。嘉兴有戏，是名副其实的“戏剧文化之乡”。这“戏”，藏在千年不绝的古老声腔里，藏在代代相传的艺人心手之间，也藏在守正创新的每一次探索中。它是涵盖历史遗存、人才培养、剧目创作、观众生态的全链条戏剧生态。其根脉在源远流长的戏剧，其精彩却早已超越戏剧本身。

今天，是第65个“世界戏剧日”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嘉兴的戏、江南的戏。

嘉兴  
红船起航地  
醉江南

Where the Red Boat Sets Sail  
The Birth of Jiangnan Operas

「戏承自人心」

戏如人生，潮起潮落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电视、电影的普及让人们的娱乐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曾经万人空巷的戏台逐渐冷清，其中尤以2003年嘉兴市越剧团的撤销为标志，一个戏剧时代开始没落。

尽管如此，戏剧始终在江南人心中扎下了根。无论是繁盛时期的悠长唱腔，还是“断层”时期的零星韵脚，都化作了回响时代的不断弦歌。

这弦歌里，承载着当地剧团的苦苦坚守。海宁市越剧团，时代风浪中屹立不倒的“浙北一杆旗”。作为当时嘉兴仅存的专业越剧团，它的坚守尤为不易。

面对年轻人兴趣转向的现实，这个成立于1957年的老牌剧团不断寻求创新。2007年，剧团以诗人徐志摩情感世界为蓝本的现代越剧《西天的云彩》惊艳亮相，在保留越剧婉约气韵的同时，大胆融入话剧、音乐剧、舞剧等多种现代艺术元素，一举摘得浙江省第十届戏剧节“剧目大奖”和七个单项奖，收获了市场与行业的双重认可。

在那三尺见方的戏台上，一张泛黄的幕布、几个栩栩如生的皮影，撑起了一场关于文化的坚守。

作为郎家班第五代传人，也是如今海宁皮影艺术的副团长，郎章铭从没停止过创新探索。他推动“人偶同台”，创作了《童年金庸》等名人系列和《垃圾巧分类》等时事题材剧目，让古老的皮影戏说起了“现代话”。此外，副团长沈誉芳负责跨界运营，与华为、小米等品牌合作，通过小红书、抖音等新媒体平台，为皮影戏拓展着新的边界。

这弦歌里，凝聚着无数戏曲人的孜孜求索。在嘉兴戏剧界，严旻操是一个无法绕开名字。作为嘉兴市戏剧家协会主席，他的身份远不止于管理者，更是如今嘉兴戏剧舞台上最多产的创作者之一。

2009年起，面对本土原创剧本稀缺的窘境，他毅然执笔。从改编小戏开始，慢慢创作出《望乡讯》等一批在省内外屡获殊荣的原创小戏，让桐乡花鼓戏等省级非遗项目重焕生机。此后，他又组织演出了《嘉兴故事》等大型本土剧目，勾起了无数老戏迷的集体回忆。

2004年，恰逢顾锡东诞辰100周年，嘉兴市小百花越剧团正式成立。随后一年，由特邀国家一级编剧吕建华担任编剧、艺术总监严旻操担任导演的原创大型越剧《柳李传奇》作为嘉兴小百花的“开团大戏”正式首演，婉转的唱腔与厚重的江南文脉交织共鸣。这个民营剧团，携着一座城市对戏曲文化当代出路的深刻思考，涅槃归来。

这弦歌里，还氤氲着下一代的星星之火。戏剧的生命力，一半在专业的舞台，另一半则深藏于民间。曾是嘉兴市越剧团演员的李慧，在离开舞台后，凭着对孩子的喜爱和对戏曲的深情，投身少儿戏曲教育近10年。“做戏曲教育纯粹是为了一份情怀。”李慧说。

少儿戏曲的遍地开花，离不开一个良性的生态。在嘉兴，像李慧这样的耕耘者，还有很多。前有老艺术家葛幼英、任禾湘、于嘉，后有中流砥柱钟晓生、来荣祥、倪玲芳，现有王建丽、张配英、梁茜等人对戏剧艺术的薪火相传倾注了毕生心血。正是这样的合力，让嘉兴的“小梅花”“小金桂”们屡创佳绩。

这些从娃娃抓起的戏曲教育，不仅是技艺的传授，更是文化的扎根。当孩子们穿上戏服，“咿咿呀呀”地唱出第一句戏腔时，一粒戏剧的种子便悄然种下。

人心有戏，便有了“春风吹又生”的希望。越剧、皮影戏、实验戏剧……各自绽放的剧种不仅赋予了城市翅膀，也保留了属于这座城市特有的古典魅力，它们与更多元的古典元素一起，在时代的变迁中，拥有了新的灵魂和使命。